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

芙蓉镇

古 华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芙蓉镇/古华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.7 重印
(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)

ISBN 7-02-002570-6

I. 芙… II. 古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8994 号

责任编辑:刘 炜

装帧设计:李吉庆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59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3

198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0001-20000

定价 12.00 元

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

時間也是一條河，一條流在人們記憶
裡的河，一條生命^的河。似乎是消亡細流，
悄然無聲，花兒亮眼。然而你曉得它是怎
樣穿過岩縫滲出地面來的？^{鈣化}不壁阻它、壓
它、擠它；千回百轉，不回頭，不停息。
懸崖最是無情，把它摔下深淵，粉身碎骨，
化成迷濛的霧……在幽深的谷底，它卻重
新結集，重整旗鼓，发出了反映的吼叫，
陡漲了汹涌的氣勢。~~這濤的吼聲，以磅礴地宣告，~~
它是不可阻擋的。猿猴可以來飲水，麋鹿
可以來洗澡，白鶴可以來梳妝，毒蛇可以
來游弋，猛獸可以來鬥毆。人們可以來走
排筏筏，可以築起高山巨壁似的~~壩~~填閘截
堵它，可以把它化成水蒸氣。這一切，都
不能改變它匯流巨川、奔往大海的志向。

13 / 12 200

作者手迹

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

——自序

目 录

第一章 山镇风俗画

- 一 一览风物 1
- 二 女经理 7
- 三 满庚哥和芙蓉女 12
- 四 吊脚楼主 20
- 五 “精神会餐”和《喜歌堂》 26
- 六 “秦癫子” 33
- 七 “北方大兵” 40

第二章 山镇人啊

- 一 第四建筑 48
- 二 吊脚楼啊 53
- 三 女人的账 62
- 四 鸡和猴 70
- 五 满庚支书 77
- 六 老谷主任 84
- 七 年纪轻轻的寡妇 93

第三章 街巷深处

- 一 新风恶俗 106
- 二 “传经佳话” 115
- 三 醉眼看世情 123
- 四 凤和鸡 131

五	扫街人秘闻	140
六	“你是聪明的姐”	151
七	人和鬼	159
第四章 今春民情		
一	芙蓉河啊玉叶溪	171
二	李国香转移	176
三	王镇长	180
四	义父谷燕山	186
五	吊脚楼塌了	194
六	“郎心挂在妹心头”	199
七	一个时代的尾音	208
后 记		212
话说《芙蓉镇》		215

第一章 山镇风俗画

(一九六三年)

一 一览风物

芙蓉镇坐落在湘、粤、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，古来为商旅歇宿、豪杰聚义、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。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，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，因而三面环水，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。从镇里出发，往南过渡口，可下广东；往西去，过石拱桥，是一条通向广西的大路。不晓得是哪朝哪代，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施行仁政，或者说是附庸风雅图个县志州史留名，命人傍着绿豆色的一溪一河，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、绿荫拂岸的木芙蓉，成为一镇的风水；又派民夫把后山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，遍种水芙蓉，养鱼，采莲，产藕，作为山官衙门的“官产”。每当湖塘水芙蓉竞开，或是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季节，这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，便颇是个花柳繁华之地、温柔富贵之乡了。木芙蓉根、茎、花、皮，均可入药。水芙蓉则上结莲子，下产莲藕，就连它翠绿色的铜锣一样圆圆盖满湖面的肥大叶片，也可让蜻蜓立足，青蛙翘首，露珠儿滴溜；采摘下来，还可给远行的脚夫包中伙饭菜，做荷叶麦子粑子，盖小商贩的生意担子，遮赶圩女人的竹篮筐，被放牛娃儿当草帽挡日头……一物百用，各各不同。小河、小溪、小镇，因此得名“芙蓉河”、“玉叶溪”、“芙蓉镇”。

芙蓉镇街面不大。十几家铺子、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一条青石板街。铺子和铺子是那样的挤密，以至一家煮狗肉，满街闻香气；以至谁家娃儿跌跤碰脱牙、打了碗，街坊邻里心中都有数；以至妹娃家的私房话，年轻夫妇的打情骂俏，都常常被隔壁邻居听了去，传为一镇的秘闻趣事、笑料谈资。偶尔某户人家弟兄内讧，夫妻斗殴，整条街道便会骚动起来，人们往来奔走，相告相劝，如同一河受惊的鸭群，半天不得平息。不是逢圩的日子，街两边的住户还会从各自的阁楼上朝街对面的阁楼搭长竹竿，晾晒一应布物：衣衫裤子，裙子被子。山风吹过，但见通街上空“万国旗”纷纷扬扬，红红绿绿，五花八门。再加上悬挂在各家瓦檐下的串串红辣椒，束束金黄色的苞谷种，个个白里泛青的葫芦瓜，形成两条颜色富丽的夹街彩带……人在下边过，鸡在下边啼，猫狗在下边梭窜，别有一种风情，另成一番景象。

一年四时八节，镇上居民讲人缘，有互赠吃食的习惯。农历三月三做清明花粑子，四月八蒸蒟田米粉肉，五月端午包糯米粽子、喝雄黄艾叶酒，六月六谁家院里的梨瓜、菜瓜熟得早，七月七早禾尝新，八月中秋家做土月饼，九月重阳柿果下树，金秋十月娶亲嫁女，腊月初八制“腊八豆”，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王爷上天……构成家家户户吃食果品的原料虽然大同小异，但一经巧媳妇们配上各种作料做将出来，样式家家不同，味道各有各别，最乐意街坊邻居品尝之后夸赞几句，就像在暗中做着民间副食品展览、色香味品比一般。便是平常日子，谁家吃个有眼珠子、脚爪子的荤腥，也一定不忘夹给隔壁娃儿三块两块，由着娃儿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向父母炫耀自己碗里的收获。饭后，做娘的必得牵了娃儿过来坐坐，嘴里尽管拉扯说笑些旁的事，那神色却是完完全全的道谢。

芙蓉镇街面虽小，居民不多，可是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

集市。集市的主要场所不在青石板街，而在街后临河那块二、三十亩见方的土坪，旧社会留下了两溜石柱撑梁、青瓦盖顶、四向皆空的长亭。长亭对面，立着个油彩斑驳的古老戏台。解放初时圩期循旧例，逢三、六、九，一旬三圩，一月九集。三省十八县，汉家客商，瑶家猎户、药匠，壮家小贩，都在这里云集贸易。猪行牛市，蔬菜果品，香菇木耳，懒蛇活猴，海参洋布，日用百货，饮食小摊……满圩满街人成河，嗡嗡嘤嘤，万头攒动。若是站在后山坡上看下去，晴天是一片头巾、花帕、草帽，雨天是一片斗篷、纸伞、布伞。人们不像是在地上行走，倒像汇流浮游在一座湖泊上。从卖凉水到做牙行掮客，不少人靠了这圩场营生。据说镇上有户穷汉，竟靠专捡猪行牛市上的粪肥发了家呢……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，因天底下的人都要去炼钢煮铁，去发射各种名扬世界的高产卫星，加上区、县政府行文限制农村集市贸易，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势力，芙蓉镇由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，变成了十天圩，最后成了半月圩。逐渐过渡，达到市场消灭，就是社会主义完成，进入共产主义仙境。可是据说由于老天爷不作美，田、土、山场不景气，加上帝修反捣蛋，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坎太高，没跃进去不打紧，还一跤子从半天云里跌下来，结结实实落到了贫瘠穷困的人间土地上，过上了公共食堂大锅青菜汤的苦日子，半月圩上卖的净是糠粃、苦珠、蕨粉、葛根、土茯苓。马瘦毛长，人瘦面黄。国家和百姓都得了水肿病。客商绝迹，圩场不成圩场，而明赌暗娼，神拳点打，摸扒拐骗却风行一时……直到前年——公元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，县政府才又行下公文，改半月圩为五天圩，首先从圩期上放宽了尺度，便利物资交流。因元气大伤，芙蓉镇再没有恢复成为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。

近年来芙蓉镇上称得上生意兴隆的，不是原先远近闻名的

猪行牛市，而是本镇胡玉音所开设的米豆腐摊子。胡玉音是个二十五、六岁的青年女子。来她摊子前站着坐着蹲着吃碗米豆腐打点心的客人，习惯于喊她“芙蓉姐子”。也有那等好调笑的角色称她为“芙蓉仙子”。说她是仙子，当然有点子过誉。但胡玉音黑眉大眼，面如满月，胸脯丰满，体态动情，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。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打了个比方：“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得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。”她待客热情，性情柔顺，手头利落，不分生熟客人，不论穿着优劣，都是笑脸迎送：“再来一碗？添勺汤打口干？”“好走好走，下一圩会面！”加上她的食具干净，米豆腐量头足，作料香辣，油水也比旁的摊子来得厚，一角钱一碗，随意添汤，所以她的摊子面前总是客来客往不断线。

“买卖买卖，和气生财。”“买主买主，衣食父母。”这是胡玉音从父母那里得来的“家训”。据传她的母亲早年间曾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花容月貌的青楼女子，后来和一个小伙计私奔到这省边地界的山镇上来，隐姓埋名，开了一家颇受过往客商欢迎的夫妻客栈。夫妇俩年过四十，烧香拜佛，才生下胡玉音一个独女。“玉音，玉音”，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所赐的意思。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，也是胡玉音招郎收亲后不久，两老就双双去世了。那时还没有实行顶职补员制度，胡玉音和新郎公就参加镇上的初级社，成了农业户。逢圩赶场卖米豆腐，还是近两年的事呢。讲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启齿，胡玉音做生意是从提着竹篮筐卖糠菜粑粑起手，逐步过渡到卖蕨粉粑粑、薯粉粑粑，发展成摆米豆腐摊子的。她不是承袭了什么祖业，是饥肠辘辘的苦日子教会了她营生的本领。

“芙蓉姐子！来两碗多放剁辣椒的！”

“好咧——，只怕会辣得你兄弟肚脐眼痛！”

“我肚脐眼痛，姐子你给治？”

“放屁。”

“女老表！一碗米豆腐加二两白烧！”

“来，天气热，给你同志这碗宽汤的。白酒请到对面铺子里去买。”

“芙蓉姐，来碗白水米豆腐，我就喜欢你手巴子一样白嫩的，吃了好走路。”

“下锅就熟。长嘴刮舌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、扯你的大耳朵了！”

“我倒想姐子你扯扯我的大耳朵哩！”

“缺德少教的，吃了白水豆腐舌尖起泡，舌根生疮，保佑你下一世当哑巴！”

“莫咒莫咒，米豆腐摊子要少一个老主顾，你舍得？”

就是骂人、咒人，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，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。对这些常到她摊上来的主顾们，她有讲有笑，亲切随和得就像待自己的本家兄弟样的。

的确，她的米豆腐摊子有几个老主顾，是每圩必到的。

首先是镇粮站主任谷燕山。老谷四十来岁，北方人，是个鳏夫，为人忠厚朴实。不晓得怎么搞的，谷燕山前年秋天忽然通知胡玉音，可以每圩从粮站打米厂卖给她碎米谷头子六十斤，成全她的小本生意！胡玉音两口子感激得只差没有给谷主任磕头，喊恩人。从此，谷燕山每圩都要来米豆腐摊子坐上一坐，默默地打量着脚勤手快、接应四方的胡玉音，仿佛在细细品味着她的青春芳容。因他为人正派，所以就连他对“芙蓉姐子”那个颇为轻浮俗气的比喻，都没有引起什么非议。再一个是本镇大队的党支书满庚哥。满庚哥三十来岁，是个转业军人，跟胡玉音的男人是本家兄弟，玉音认了他做干哥。干哥每圩来摊子上坐一坐，赏光吃两碗不数票子的米豆腐去，是很有象征意义的，无形中印证

了米豆腐摊子的合法性，告诉逢圩赶场的人们，米豆腐摊子是得到党支部准许、党支书支持的。

吃米豆腐不数票子的人物还有一个，就是本镇上有名的“运动根子”王秋赦。王秋赦三十几岁年纪，生得圆头圆耳，平常日子像尊笑面佛。可是每逢政府派人下来抓中心，开展什么运动，他就必定跑红一阵，吹哨子传人开会啦，会场上领头呼口号造气氛啦，值夜班看守坏人啦，十分得力。等到中心一过，运动告一段落，他也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。嘴巴又好油腻，爱沾荤腥，人家一个钱当三个花，他三个钱当一个钱吃。来米豆腐摊前一坐，总是一声：“弟嫂，来两碗，记账！”一副当之无愧的神气。有时还当着胡玉音的面，拍着她男人的肩膀开玩笑：“兄弟！怎么搞的？你和弟嫂成亲七、八年了，弟嫂还像个黄花女，没有装起窑？要不要请个师傅，做个娃娃包靠！”讲得两口子脸块绯红，气也不是，恼也不是，骂也不是。对于这个白吃食的人，胡玉音虽是心里不悦，但本镇上的街坊，来了运动又十分跑红的，自然招惹不起，白给吃还要赔个笑脸呢。

每圩必来的主顾中，有个怪人值得特别一提。这人外号“秦癫子”，大名秦书田，是个五类分子。秦书田原先是个吃快活饭的人，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，本县歌舞团的编导，一九五七年因编演反动歌舞剧，利用民歌反党，划成右派，被开除回乡生产。他态度顽固，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，只承认自己犯过两回男女关系的错误，请求大队支书黎满庚将他的“右派分子”帽子换成“坏分子”帽子。自有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论。他来胡玉音的摊子上吃米豆腐，总是等客人少的时刻，笑笑眯眯的，嘴里则总是哼着一句“米米梭，梭米来米多来辣多梭梭”的曲子。

“秦癫子！你见天哼的什么鬼腔怪调？”有人问。

“广东音乐《步步高》，跳舞的。”他回答。

“你还步步高？明明当了五类分子，步步低啦！”

“是呀，对呀，江河日下，努力改造……”

在胡玉音面前，秦书田十分知趣，眼睛不乱看，半句话不多讲。“瘦狗莫踢，病马莫欺”，倒是胡玉音觉得他落魄，有些造孽。有时留给他的米豆腐，香油和作料还特意下得重一点。

逢圩赶集，跑生意做买卖，鱼龙混杂，清浊合流，面善的，心毒的，面善心也善的，面善心不善的，见风使舵、望水弯船的，巧嘴利舌、活货说死、死货说活的，倒买倒卖、手辣脚狠的，什么样的人没有呢？“芙蓉姐子”米豆腐摊子前的几个主顾常客就暂且介绍到这里。这些年来，人们的生活也像一个市场。在下面的整个故事里，这几个主顾无所谓主角配角，生旦净丑，花头黑头，都会相继出场，轮番和读者见面的。

二 女 经 理

芙蓉镇街面虽小，国营商店却有三家：百货店、南杂店、饮食店。三家店子分别耸立在青石板街的街头、街中、街尾。光从地理位置上讲，就占着绝对优势，居于控制全镇商业活动的地位。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香，新近才从县商业局调来，对镇上的自由市场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敏感。每逢圩日，她特别关注各种饮食小摊经售的形形色色零星小吃的兴衰状况，看看究竟有多少私营摊贩在和自己的国营饮食店争夺顾客，威胁国营食品市场。她像个旧时的镇长太太似的，挺起那已经不十分发达了的胸脯，在圩场上看过来，查过去，最后看中了“芙蓉姐子”的米豆腐摊子。她暗暗吃惊的是，原来“米豆腐西施”的脸模长相，就是一张招揽顾客的广告画！更不用讲她服务周到、笑笑微微的经营手腕了。

“这些该死的男人！一个个就和馋猫一样，总是围着米豆腐摊子转……”她作为国营饮食店的经理，不觉地就降低了自己的身分，认定“芙蓉姐子”的米豆腐摊子，是镇上惟一能和她争一高下的潜在威胁。

一天逢圩，女经理和“芙蓉姐子”吵了一架。起因很小，原也和国营饮食店经理的职务大不相干。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本镇屠户，这一圩竟捎来两副猪杂，切成细丝，炒得香喷喷辣乎乎的，用来给每碗米豆腐盖码子。价钱不变。结果米豆腐摊子前边排起了队伍，有的人吃油了嘴巴，吃了两碗吃三碗。无形中把对面国营饮食店的顾客拉走了一大半。“这还了得？小摊贩竟来和国营店子抢生意？”于是女经理三脚两步走到米豆腐摊子前，立眉横眼地把戴了块“牛眼睛”^①的手伸了过去：“老乡，把你的营业许可证交出来看看！”胡玉音不知她的来由，连忙停住碗勺赔笑说：“经理大姐，我做这点小本生意，圩圩都在税务所上了税的。镇上大人娃儿都晓得……”“营业证！我要验验你的营业证！”女经理的手没有缩回，“若是没有营业证，就叫我们的职工来收你的摊子！”温顺本分的胡玉音傻了眼：“经理大姐，你行行好，抬抬手，我卖点米豆腐，摆明摆白的，又不是黑市！”这可把那些等着吃米豆腐的人惹恼了，纷纷站出来帮腔：“她摆她的摊子，你开你的店子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她又没踩着哪家的坟地！”“今天日子好，牛槽里伸进马脑壳来啦！”“女经理，还是去整整你自己的店子吧，三鲜面莫再吃出老鼠屎来就好啦！哈哈……”后来还是粮站主任谷燕山出面，给双方打了圆场：“算啦算啦，在一个镇上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有话到市管会和税务所去讲！”把李国香气的哟，真想大骂一通资本主义尾巴们！芙蓉镇庙小妖

^① 山里人对手表的戏称。

风大，池浅王八多，窝藏坏人坏事，对她这个外来干部欺生。

李国香本是县商业局的人事干部，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的外甥女，全县商业战线以批资本主义出名的女将。据说早在一九五八年，她就献计献策，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放出了一颗“工商卫星”：对全县小摊小贩进行了一次突击性大清理。她的事迹还登过省报，一跃而成为县里的红人，很快入了党，提了干。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今年春上，正当要被提拔为县商业局副局长时，她和有家有室的县委财办主任的秘事不幸泄露。因她去医院打胎时不得不交代出肚里孽种畜生的来历。为了爱护典型，秘事当然被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。就连负责给她堕胎的女医生，都很快因工作需要被安排到千里之外的洞庭湖区搞“血防”去了。李国香也暂时受点委屈，下到芙蓉镇饮食店来当经理。可怜巴巴的连个股级干部都没够上呢。

女经理今年三十二岁。年过三十二对于一个尚未成家的女人来说，是一个复杂的年纪，叫做上上不得，下下不得。唉唉，都怨得了谁呢？恋爱史就是她的青春史。李国香二十二岁那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在挑选对象这个问题上，真叫尝遍了酸甜苦辣咸。她初恋谈的是县兵役局一位肩章上一颗“豆”的少尉排长，可是那年月时髦姑娘们流行的歌诀是：一颗“豆”太小，两颗“豆”嫌少，三颗“豆”正好，四颗“豆”太老。她很快就和“一颗豆”吹了。不久找了位“三颗豆”，老倒是不老，就是上尉连长刚和乡下的女人离了婚，身边还有个活蹦乱跳的男娃，头次见面不喊“阿姨”，而喊“后妈”！碰他娘的鬼哟，挂筒拉倒。接着发生了第三次爱情纠葛，闪电式的，很有点讲究，这里暂且不表。一九五六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，她找了位知识分子——县水利局的一位眼镜先生。两人已经有了“百日之恩”。可是眼镜先生第二年被划成右派分子。“妈呀！”她像走夜路碰见了五步蛇，赶忙把跨出去的